

消渴病因病机探析及调治

潘相安

(青岛市李沧区中医疑难病研究治疗中心,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肾的精气血虚衰, 是万病之源。消渴, 不论是燥热还是阴火, 不论是血虚还是气虚, 不论是内损还是瘀血, 不论是胰腺分泌失调还是胰岛素抵抗性, 不论是浊毒还是酮体阳性等所致的消渴, 都是因肾的精气血虚衰所致。认为肾的精气血虚衰不但是万病之源, 而且是导致胰腺分泌排放等功能失调的根本因素。家传治疗上消、中消、下消的各秘方和食疗方, 都有很好的疗效。

关键词:消渴症; 病因病机; 三消

中图分类号: R25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17(2007)03-0560-03

消渴是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 笔者结合祖传秘方及多年临床诊治经验, 予以深入阐述。

1 历代医家对消渴的不同认识

消渴之证, 自古至今, 一直处于各执己见, 认定不一的状态。早在《素问·阴阳别论》指出“二阳结谓之消”。《素问·奇病论》指出“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 肥者令人内热, 甘者令人中满, 故其气上溢, 转为消渴”。《脉要精微论》指出“瘵成为中消”。《逆调论》指出“心移热于肺, 转为鬲消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指出“房事过度, 致令肾气虚耗, 下焦生热, 热则肾燥, 燥则渴, 肾虚又不能传致水液, 故随饮小便”。唐·孙思邈在《千金方·消渴篇》指出“凡积久饮酒, 未有不成消渴……积年长夜, 酣兴不解, 遂使三焦猛热, 五脏干燥。木石犹且焦枯, 在人何能不渴”。又指出“凡人生放纵者众, 盛壮之时, 不能自慎惜, 快情纵欲, 极意房中, 稍至年长, 肾气虚竭, 百病滋生”。金元四家, 刘河间指出“此三消, 皆燥热之亢极者也”。张子和随昌道“虽五脏之部分不同, 而病所过各异, 其归燥热一也”。朱丹溪认为“三消者, 多属血虚不生津液……所致也”。李东垣认为“膈消者, 舌上亦裂, 大渴引饮者是也”。明·龚廷贤指出“大抵三消, 俱属内虚有热也”。张景岳指出“水不能化, 因气之虚”, “肾窍失司, 显然虚家”。清·叶天士指出“三消一证, 虽有上、中、下之分, 其实不越阴亏阳亢, 津涸热淫而已”, 又指出“渴饮频烦, 溲溺浑浊, 此属肾消。阴精内耗, 阳气上燔, 舌碎绛赤, 乃阴不上承, 非客热宜此”。唐容川认为“淤血在里则口渴, 所以然者, 血与气本不相离, 内有淤血气不得通, 不能载水上升, 是以为渴, 名曰血渴”。近代张锡纯指出“消渴之证, 多由于元气不升……所致”。现今, 中医界有众多同仁, 受历代各医家不同观点的影响, 在承师施治上各有所执, 对消渴病机的认定同样各执己见, 认定不一, 所致各拟的无规局面, 这给研究攻克消渴, 带来诸多不利, 作为传统中医学, 是当今攻克消渴证的唯一希望。故在病机这个关键问题上应该达成认定同一, 并从理论到实践, 从科研到临床, 形成系统性规范化共

识, 这对在短期内完成攻克消渴这一顽症是大有希望的。为此, 笔者在研究历代医家医案的同时, 又总结了自家三代人的临床, 并认真分析了家人所留下的秘方, 认为有独到之处, 为现今消渴临床可起有价值的参考补助作用, 故奉献于人类健康事业, 供同仁们参考。

2 消渴病机源于肾的精气血虚衰

笔者祖父指出“肾的精气血虚衰, 是万病之源”, “若元气元精充盛, 则无病可生”。笔者认为, 消渴, 不论是燥热还是阴火, 不论是血虚还是气虚, 不论是内损还是瘀血, 不论是胰腺分泌失调还是胰岛素抵抗性, 不论是浊毒还是酮体阳性等所致的消渴, 都是因肾的精气血虚衰所致。肾的精气血虚衰, 不但是万病之源, 同是导致胰腺分泌排放等功能失调的根本因素。肾为先天之本, 又独得先天之元气元精, 故为生命之根, 繁衍之本。人的元气元精都藏于肾阴肾阳之中, 故肾是藏真阴而寓元阳的圣宅, 又是生精育髓、纳气固摄收藏的唯一脏器, 故为万物生化之要源。人体十二正经都互根于肾阴肾阳之中, 所以五脏六腑及胰腺之阴和阳, 都由肾阴来资助和肾阳来温养。故人体阴阳气血津液都由肾来统领, 肾是万物生存依赖的根本。所以医书中常有“肾为五脏之本, 内寓真阴和真阳, 人体五脏六腑之阴都由肾阴来资助, 五脏六腑之阳又都由肾阳来温养”的说法。肾是人的生命之根, 万物生化的要源。肾的精气血的旺盛, 又必须靠后天之本脾胃和胰腺所运化的精微物质的不断供给, 才能有机的气化精气血来回滋和温养五脏六腑和胰腺, 来维持生命的延续和阴阳平衡。在正常生理情况下, 脾胃将运化的五谷精微, 在经过胰腺分泌的激素和排放的胰岛素的分解合成后, 在脾升清作用下上输于肺, 肺通过宣发肃肃后将其转化为肾水, 下输于肾, 在经过肾的阴阳的共同气化下, 化为精气血, 经固摄收藏于肾阴肾阳之中。肾的精气血旺盛, 又能回济心阴润养肺金和滋养肝木, 使心阴充足, 则有利输送气血营养周身, 使肺气肃有力, 更能运化肾水, 使肝气调达, 有利于气机升降和脾胃胰腺的运化和分泌排放, 更有利于精微物质的不断输送给先天之本, 肾不断气化精气血回滋和温养五脏六腑和胰腺, 使整体气机更振奋有力, 生发精气血的源泉才能续发不竭, 人才能安康无病。所以笔者祖父指出“真水无耗, 元真充盛, 则万病不生”。但当肾的元阴元阳在自然日虚的基础上, 又因房事和其他生活违规违忌, 致肾的元阴元阳内损, 使肾的正常升阳

收稿日期: 2006-10-30

作者简介: 潘相安 (1949-), 男, 山东青岛人,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学士, 研究方向: 衰老、亚健康、痴呆、冠心病、脑萎缩、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妇女子宫肌瘤、尿毒症等症。

降,阳蒸阴化,阴滋阳助的功能失常,导致五脏六腑及胰腺的正常升降运化分泌和排放的功能紊乱,致后天奉养之源不足,使肾的气化乏源,致精气血不足,阴血不足,则易生内热,热久又耗伤精气血,致阴虚过极,自生阴火。笔者祖父指出“阴虚之人易生内热,热极则生阴火。阴火既能食气,又能耗血,故所致之病多缠绵难愈也”。由于肾的精气血虚衰,则无力济养心阴和润养肺金,反将自病上及于心肺,又耗伤了心肺之阴液,致心肺之阴液不足,无力制约君火,致君火亢炎于上,使上焦出现了一片燥热之象,即现渴饮不止的上消证。笔者祖父指出“消渴始发者,则渴饮不止,为上消也。其渴为心肺之病标所然,病机是因肾的真阴虚衰,不能上承真水所致也”。肾的经脉上系舌本,挟舌本而通舌下,故唾为肾液。肾水充足,则口舌润滑多津液,肾水虚衰,则口舌干燥无津液。笔者祖父指出“阴精亏耗,元气不足,五液不足,则渴病随生”。现今有众多医者把上消责之于心肺之热,所以笔者祖父指出“上消之证,是因肾病自穷上及于心肺所致,不可直扑病标,要固其本源,本固病标自退矣。故辨析病机为施治之关键也”。现今临床上,因对病机认定不清,常出现误治。笔者发现,有很多消渴病人完全可以用中药治愈除根,可有的中医大夫却以西药降糖来主之,病情偏重者还给注射胰岛素,使本来服一个小阶段中药就可除根的病反演为重症。而注射上胰岛素,就等于吸上了海洛因,而后期又多死于合病并发症中。西医对消渴的致病机理到目前还未能搞清楚,所采取的降糖控糖只是为了维持病情现状,真正通过维持方式达到根治治愈者没有。中医对消渴在认定上虽然存在各异,但认为由肾的精气血虚衰所致还是占多数的。中医所称的上消证,实是因肾穷极上及心肺所致,但由于有些人对病机认定错误,把上消之热当作病机治疗,不但病没治愈,反使心肺之病下及于脾胃,致脾胃燥热,中焦出现一片燥热之象。则见多食、善饥、多饮、多渴的中消证。由于中焦的热势炽盛,脾胃和胰腺的阴液都受到了耗损,使脾胃和胰腺运化、分解、合成的精微物质都受到热能的严重破坏,致后天奉养之源不足,肾则化生乏源,致精气血不足,则无力资助和温养五脏六腑和胰腺,使整体气机运转失调和紊乱,则见百病频出。所以多数医家把中消责之于胃热。为此笔者祖父指出“中消者,则见胃火炽盛。使人善饥多渴,故医家们将其责之于胃热,实其责有误也,因其热为病之标,其根源于肾的精气血虚衰所致也”。由于对病机的认定有误,很多医者对中焦的热视为致病之机,那为什么不反悟其热又是何产生的呢?如果把其热产发之源搞清,治疗则是应手奏效。可惜的是,有的根本就不去认定病机,见燥热即以苦寒之品清之,不但没治疗病,反使病情急转直下于下焦。病进下焦,是心肺脾胃及胰腺在自身病穷的基础上又下及于肝肾,致肝肾更穷,无力化生精气血资助和温养脏腑和胰腺,更无力疏调气机,使整体气机失司,肾之气化乏源,致精气血不能相生共补,肾的固摄收藏则无力,致精微物质从大小便大量排出,故出现了多饮、多食、多消、饥饿、多尿、多便、消瘦的下消证,也是消渴向重深发展的阶段。笔者祖父指出“下消之证,肾的精气血已耗至枯竭,最易合病,故时刻谨防其恶变也”。下消的出现,是脏腑病变穷极后所演变的相互蚕食的晚期重症,最终导致脏腑穷极必及血,脏病穷极必及

肾,肾穷又不能滋养五脏和温养六腑和胰腺,使整体阴阳、气血、运化、分泌、排放、化生等功能都失司,致精微物质得不到运化,反壅积于体内,久留不去则化腐生热,腐热相灼则易化体内脂肪,脂肪被热腐溶解后,又不能完全被脏腑机能吸收,反又被热腐蒸腾为浊毒,严重侵害着脏腑功能。故笔者祖父指出“肾穷极,致精微不能化血,反聚久化腐生热。热腐相灼,则熔化脂膏,腐化之物又不宜吸收,反被热腐蒸腾为浊毒,此毒为致命之邪也”。浊毒是消渴后期出现的缠绵难愈的危证,多数病人死于浊毒,中毒之中(即现代医学所称的酸中毒)。消渴由上消的轻证,逐渐迁延为后期的重证,和现代医学的诊治有直接关系,因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没有根除就愈的,又加之有些西医大夫在金钱的诱惑下,失其道德规范,只要见血糖尿糖偏高,就诊断为糖尿病,实际很多病人因食水果、西瓜、甜类食品多,化验肯定血尿糖都高,若叫病人控食 1 周可复为正常,这完全不能按糖尿病来治疗。笔者同情那些完全驻足于现代医学就诊的对中国传统医学不了解的病人,他们只看到现代医学的先进一面,未能真正认识到现代医学治标不固本的弊端。所以使很多人因乱用、超用西药,使一些西药在体内产生毒副作用和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使很多细菌对抗生素均不敏感,未来的临床则回到没有抗生素可用的年代。这是由人类自己创研的先进科学技术,由于管理不当,运用不得法,又被人作为地用来损害人类健康。实际上糖尿病西药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病人只要服上降糖和注射上胰岛素,人体内部的脏腑相互滋生、相互协调关系被服上降糖和注射的胰岛素药物给予了严重干扰,使脏腑之间相生共补关系紊乱,特别胰腺受损重,注射上胰岛素,胰腺自身功能逐渐痿弱,直至后期功能完全失司,这乱服乱用、超用所产生的后果是致命的危害。如果人们对传统医学少一些偏见,有一只脚驻足于传统医学的诊治之中,会使很多人走出病区,回到温馨的幸福之中。传统医学是祖先们在几千年临床上总结的既深邃又渊博的灵魂和经验,是当今攻克消渴最有希望的一门医学。所以笔者认为,攻克消渴,独有传统医学来完成。

3 三消以治肾为主

笔者祖父指出“消渴之证,虽分上中下,统称三消,所产病标则是千变万化,但病机却都源于肾的精气血虚衰”,又指出“上消之证,其病标在肺,其根则源于肾的真水虚衰,故不可直扑病标,宜滋其真水,真水充旺,病标自去,其不为不治而则治也”。在选方用药上,笔者祖父常选六味地黄汤合入生脉散,并佐入黄连、天花粉、蚕壳、玉竹、鲜冬瓜汁等药。其煎法,先把诸药放砂锅内,加入 1000mL 鲜冬瓜汁,浸泡 2h 用中火煮沸 20min,把药汁倒入干净盆内,再加 300mL 冬瓜汁煮沸 20min 将汁倒入前盆中,分早、午、晚饭后半小时温服下,初发者,连服 1 周即效。病情较重者,连服 2 周,病基本痊愈。为善其后,可服 15 天六味地黄丸,平素可将枸杞子、菊花当茶饮,上消证消失后不会复发。笔者在 37 年临床实践中运用此法治疗上消证近 3000 余人,不效者无,并在实践中,常据出现的兼证,佐入它药,同样收到佳效。如佐入天冬、牛膝、甘草,治疗因燥热所致的肺阴不足的干咳无痰症,佐入桔梗、蝉蜕、滑石、玄参、胖大海,治疗长期咽干、口燥、音哑等症,佐入肉桂、夜交藤、制何首乌,并加大方中茯苓用量,治疗心肾不交、水火不济所致的失眠

证。把方中牡丹皮、麦冬量加大 2~3 倍,并佐入灯芯草 5g 治疗五心烦热、小便赤黄、烦躁易怒、热燥难眠的阴虚外燥证,佐入地骨皮、枸杞子、黄精,治疗常年自汗、虚汗之证,把方中茯苓量增到 60~100g 少佐入石菖蒲、远志、炒枣仁、朱砂,治疗惊悸不安、健忘多梦等症,佐入柴胡、黄芩、川芎,治疗兼少阳所致的口苦咽干、头晕目眩、胁胀纳呆、双太阳穴疼痛难忍等症,都能收到药到见效的佳果。在使用上方佐入它药治疗兼症时,根据病人的体质决定药的用量,兼症去即即将佐入之药去掉,按原方照服。只要临证认定不误,治疗则能随手奏效。所以笔者祖父指出“疾病万化各异,病标蜂拥不止,医者要冷静把握病机,这是施治的关键。若病机认定不清,治疗则是枉然也”。又指出“一方效灵,则施济于四海八方。病家脱疾,则瞻天谢医,其举则欢声动地,医者闻之,万不可傲喜。更要深研细析,创研出济世益人的佳奇”。据笔者祖父所望,笔者经常向患者宣传传统医学医理,这样可以挽救那些因服用西药不当和过量而致病重者。

4 临床体会

2003 年 3 月中旬,一位 31 岁的李姓青年来笔者中心救治,自述在 2 年以前经某大医院查出患糖尿病,现已服用了 2 年多的降糖、控糖药,来中心前 1 周还注射了 2 次胰岛素,还是觉得全身衰微无力。经笔者四诊合参,认为不是糖尿病,而是因房事过频所致衰微无力,其血、尿糖高和其平素嗜食甜食有关,在治疗上,笔者以六味地黄汤佐入麦冬、五味子、枸杞子、肉苁蓉、柏子仁、车前子、鸡内金等药煎服之,连服 3 周后,又去医院化验,则一切恢复正常。西医大夫见用中医中药治愈了糖尿病,感到惊疑不已,而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就验证了西医对中医的偏见之处。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中医已经成为整个人类面向和依赖的医学。传统医学从始至终都以普济天下众生为准则。所以笔者祖父常指出“济世之道,莫先于医,去疾之苦,莫先于药,医药相施者,为济世之良功也”。又指出“医者为济世之仁者也,要以善施仁,以德握施纲领,以勤习研医术,方能博施济众”。所以笔者祖父一生多奋于济世之道,在临床上常以自己创研的食疗方,救济那些无钱买药的病人。并指出“食疗者,即以食疗疾,以食祛疾,用之得法,圣于药济,是施济贫民的佳法,应大力施宣之”。笔者在 30 多年临床上,常把食疗方施于贫民和下岗职工,同样收到治愈佳效。如上消证,常以山药鸡胗猪胰蚕蛹冬瓜汤主之。方由鲜猪胰子 1 个,鲜鸡胗 60g 活蚕蛹 60g 鲜山药 100g 冬瓜汁 1000mL,把猪胰子洗净,用竹片切为寸块,把鸡胗洗净切为两半,把山药去皮洗净,切为滚刀马蹄块,蚕蛹洗净,共放砂锅内,加入 1000mL 鲜冬瓜汁,用中火煮沸后改为小火,煮到鸡胗山药熟透后离火,加少许味精和盐,分早、午、晚吃饭时同时食饮完,连续饮食 1 周,轻者诸症开始大减,为善其后继服 1 周,则诸症消失。此方由笔者祖父创研,已相传 3 代,笔者在实践中体会到,此方比较方便,又省钱,疗效稳定,又易得不难,深受广大患者欢迎。在实践中,将此方已经广泛用于消渴的各个阶段,并根据病情轻重决定服食时间,都能达到病遂愈,体渐康的可喜佳效。

消渴病进入中焦后,病势由上消的轻症转为重症,治疗随着病情的轻重而灵活施治。笔者祖父指出“中消之证,

所现燥热、善饥、多食、多渴、多饮,为脾胃之病标也,是肾、心、肺三脏病穷下及于脾胃所故也。以大剂人参白虎汤合六味地黄汤佐入麦冬、玉竹、黄精、天花粉、石斛、蚕壳等药共煎饮之,则能随手即效也”。此方同样由笔者曾祖父创研,经 3 代人运用此方治愈了不计其数的中消病人,不效者甚少。笔者运用此方据病情变化进行了加减,同样收到佳效。如:若见脉大洪实者,生石膏一次用到 450g 待脉缓和后,再按常法服用。若见脾胃阴液枯竭者,可将玉竹、黄精、石斛等药增至 30~50g 待阴液复生后,自能感到口腔津液充润,可将 3 药恢复到原用量服用。若见腑实大便燥结者,可少佐入生大黄一味,便通调后将其去掉。服用此方 1 周左右,诸症开始大幅度下降,3 周以后诸症基本消失。为善其后,以山药鸡胗猪胰子蚕蛹冬瓜汤连服 2 周,病告痊愈。

消渴病进入下焦后,已至后期重症,多出现合并并发症,多缠绵难愈。这是整体阴阳逆乱,精气血衰微,脏腑之间相互病穷又及肾的恶性病变。所以笔者祖父指出“下消之证,病变无穷,所见饮多、食多、尿多、便多、消瘦等标,以现脏腑穷极,精微不能化血,反壅滞脏腑之内,日久化腐生热,腐热过极,易腐化脏腑脂膏,被腐之物易化浊毒。浊毒常致人昏厥而显病危也。故急施以知柏地黄汤佐以玄参、地骨皮、制首乌、巴戟天、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车前子、柏子仁、蚕壳等药共煎饮之,可免危息之急证也”。笔者家 3 代人,运用此方,辨析施治了不计其数的下消病人,多能由危转安,遂渐恢复为常人。笔者在运用此方的过程中,多据临床病情变化而佐入它药,则效果更佳。如:现代医学称的尿酸过高,肌酐偏高的浊毒重症者,可把方中黄柏量增 3 倍,并佐入白花蛇舌草 30g 半枝莲 30g 蒲公英 50~100g 车前子 20g 苦参 15g 等药。服至尿检指数正常后,把佐入和增多之药去掉,按常用量继服之。若见视物昏花不清者,可佐入白蒺藜、枸杞子、菊花,若见形冷,四肢不温,面部浮肿,下肢水肿者,将原方中的知母、黄柏去掉,佐入附子、桂枝、黄芪、泽兰、薏苡仁、蜈蚣等药,若见虚喘端肩、尿频多、夜间更甚,五更泄等肾不纳气者,原方去掉知母、黄柏,佐入附子、桂枝、沉香、赤石脂、白术、鸡内金、制马钱子,把方中山药增 6 倍,一直服至痊愈为止。若见下肢青紫疼痛难忍的坏疽症,先以大剂“四妙勇安汤”煎服之。药用:玄参 200g 金银花 200g 当归 160g 生甘草 80g。煎服,分早、午、晚睡前服下,连服 1 周,疼痛基本消失,青紫大退,继服 7 剂,坏疽基本痊愈,为善其后,继服 5 剂,一切恢复正常。则继续服用知柏地黄汤佐入方,直至痊愈。若见合并高血压、中风先兆者,可在原方基础上佐入怀牛膝 60g 山茱萸 60g 地龙 30g 生赭石 100g 生磁石 100g。连服 1 周后,中风先兆基本消失,为善其后,可继服 5 剂,病症痊愈。可继服知柏地黄汤佐入方,服至痊愈为止。若见合并心脏病,把方中知母、黄柏去掉,佐入白茯苓 60g 柏子仁 60g 麦冬 20g 石菖蒲 6g 葛根 15g 生地 20g 鸡内金 20g 丹参 15g。一直服至心脏病和消渴同愈为止。以上各方所佐入的药物是根据病情所灵活施入的,只要认证准确,都能收到病渐愈、体渐康的佳效。以上三消的各方,是历经 3 代人临床实践后供奉于社会的,望各方同仁在参析运用中,结合当地气候、水土、饮食习惯,病人的体质强弱等方面,灵活辨析,不要拘泥,要灵活悟透其中用方用药之含义,则同样能运用自如。